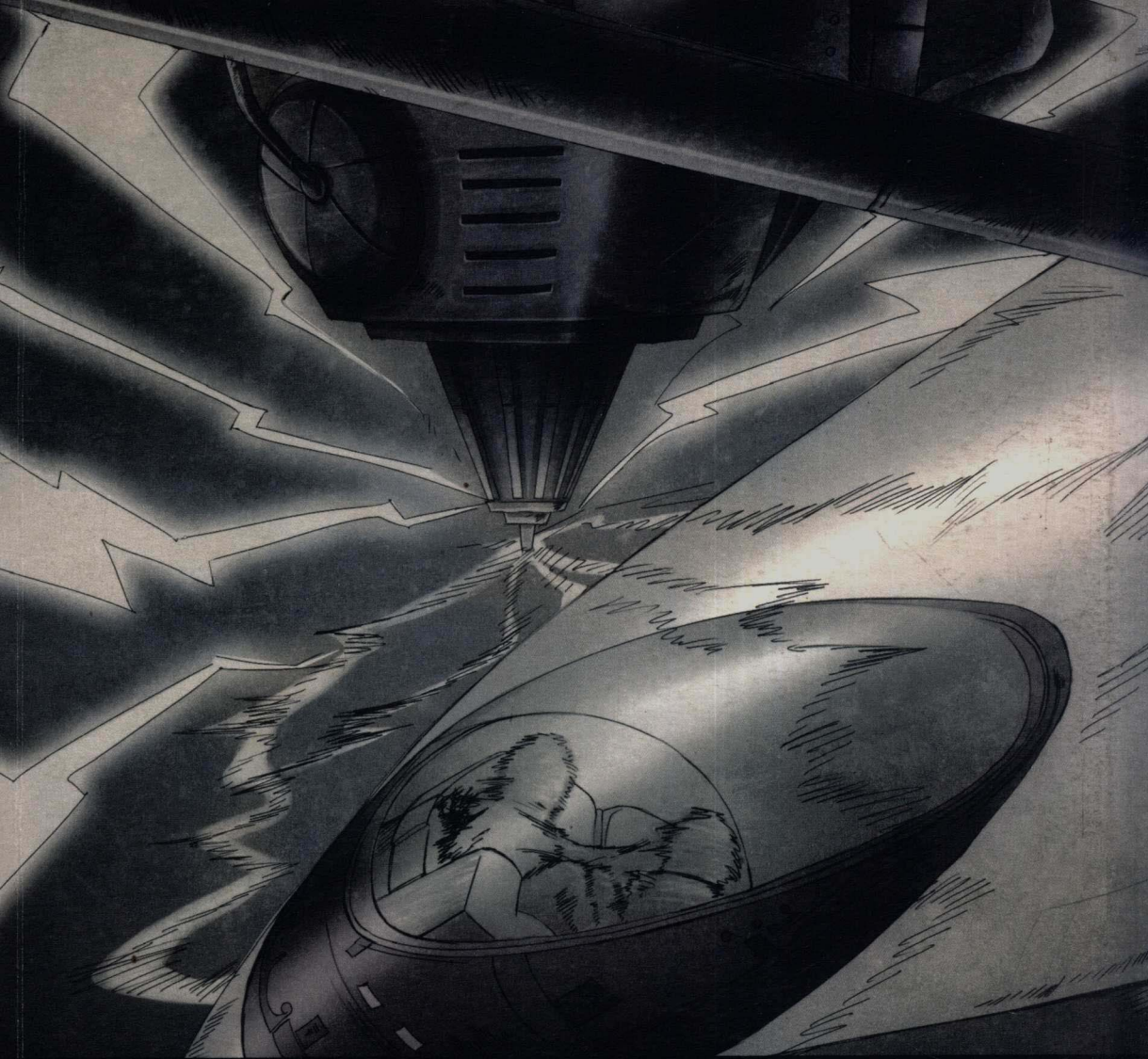




名家经典 科幻文学精粹



主编／金涛 副主编／苏学军

飞思少儿科普出版中心／监制

台风袭来的晚上／金涛

小安妮之死／金涛

生死第六天／吴岩

鼠标垫／吴岩

宇宙墓碑／韩松

绿岸山庄／韩松

决斗在网络／星河

蚍蜉的歌唱／星河

千年虫／杨平

瞬间加速度／杨平

第三点共识／飞炁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名家经典

科幻小说精选

2000-2009

中国文联出版社

001465697

名家经典科幻文学精粹

第2辑

金涛 主编 苏学军 副主编
飞思少儿科普出版中心监制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经典科幻文学精粹. 第2辑 / 金涛主编.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121-17187-1

I. ①名… II. ①金… III. ①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8548号

责任编辑: 郭 晶 彭 婕

文字编辑: 刘 欢 赵 宁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出版发行: 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 720×1000 1/16 印张: 20.5 字数: 295千字

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 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
缺货,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联系及邮购电话: (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
phei.com.cn。

序

2011年11月26日，在美国佛罗里达的基地，迄今为止最大的火星探测车从这里发射升空，飞向遥远的火星。

这艘火星探测车的名字叫“好奇心号”。

“好奇心号”！多么富有想象力的名字。

原来它是美国太空总署举办的为火星探测车命名的作文比赛中获得冠军的一位小朋友命名的，近1万名美国各地的小学生参加了比赛。

令人高兴的是，在火星探测车命名赛中夺冠，以“好奇心”命名探测车的小朋友，是12岁的华裔小女生马天琪。她只用了十分钟就写完了200字的小论文，第一句就是“好奇心是人们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焰。”她说得多么好啊！

的确，好奇心是激励人们探索宇宙秘密的动力，是推动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创造力。

每个人的童年都充满幻想，这是因为人类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心，对不了解的事物都想弄个明白，于是由好奇心激发了丰富的想象力。看见鸟儿在天空飞翔，就会想到人会不会像鸟儿飞上蓝天；看见鱼儿在水中嬉戏，就会想到人会不会像鱼儿潜入水里；看见星星在夜空闪烁，就会想到能不能飞到遥远的星球，看看那里会是怎样的世界。看见蚂蚁在地下忙碌，就会想知道地下深处的奥秘……

好奇心，想象力，幻想，是分不开的。

好奇心激发了想象力，想象力激活了科学幻想，于是人的创造性思维开始活跃起来。

1828年2月8日在法国西部城市南特出生的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是一位充满好奇心的天才。他那富有想象力的大脑，一生创作了六十多部科幻小说。他笔下的人物充满冒险精神，或不畏艰险，

飞向月球；或潜入大洋波涛下面，和海中怪物周旋；或乘气球，穿越非洲大地；或深入火山洞穴，去地下探险；或迎着惊涛骇浪，百折不挠地寻找失踪的亲人；或排除万难，八十天环游地球……作为伟大的“科学预言家”，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激励和启迪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之中有宇航先驱之一的齐奥尔科夫斯基，火箭之父戈达德，第一个用球形潜水器进行深海观测的威廉·毕比，第一个驾机飞往南极探险的伯德，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加加林，第一位在月球行走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美国科学家、潜艇发明者西蒙·莱克说：“儒勒·凡尔纳是我一生事业的总指导。”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元帅路易·利奥泰甚至认为：“现代科学只不过是凡尔纳的预言付诸实践的过程而已。”除此之外，我要说的是，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是许多孩子童年的亲密伙伴，它给全世界的小读者带来无尽的快乐、幻想的快乐，探索未知世界的快乐。

人们把凡尔纳称为“科学幻想小说之父”。从此以后，一百多年来，科幻小说名家辈出，不少佳作搬上银幕，深受大众喜爱。

科学幻想小说是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一种文学作品，它对于启迪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激发他们智慧的火花，鼓舞他们对科学的爱好以及对未知世界的探求精神，无不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套“名家经典科幻文学精粹”系列，就是从我们中国科幻作家最优秀的代表作中精选出来的。它的一个特色是包容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信息，图文并茂，令人耳目一新。当然它也反映了我们生活的时代，不论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还是离奇荒诞的故事，似乎都离我们并不远，使人感到亲切。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套丛书会给每个人带来阅读的快乐，幻想的快乐、而且在不久的某一天，会产生创造的快乐、发明与发现的快乐。这将是令人特别高兴的。

金涛

2012年3月6日

北京昌平乡下

目 录

台风袭来的晚上	金 涛	1
小安妮之死	金 涛	30
生死第六天	吴 岩	56
鼠标垫	吴 岩	75
宇宙墓碑	韩 松	89
绿岸山庄	韩 松	116
决斗在网络	星 河	136
蚍蜉的歌唱	星 河	166
千年虫	杨 平	216
瞬间加速度	杨 平	251
第三点共识	飞 氖	282

■ 金 涛

台风袭来的晚上



我从首都调到S城当驻省记者，算来也有三四个年头了。

S城人的生活习惯跟北京人不同，早晨睁开眼头一件事便是上茶楼喝早茶。当地人戏称“早上皮泡水，晚上水泡皮”，意思是，早上喝茶，晚上洗澡。我们几家首都新闻机构的驻省记者都是单身一人在外，比邻而居，自然入乡随俗，每天一大早到附近一家黑天鹅茶楼喝早茶成了雷打不动的节目。久而久之，善解人意的老板特别关照大堂小姐，将我们这帮老记安排在二楼临窗一张红木圆桌，于是，这里就成了我们每天碰头交换信息的“新闻中心”了。

姬娜台风袭击S城的第二天，我从外县采访回来，晚上又开了夜车，醒来已是次日9点。我冒着瓢泼大雨，穿过拥挤的过街楼，直奔黑天鹅二楼茶座，那张红木圆桌上面已是杯盘狼藉了。

我向大家打个招呼，找了个空位坐定，正向推着小车过来的服务员招手。忽然，身旁的同行们笑声迭起，那笑声似乎有传染性，像一只无形的手搔了他们的胳肢窝。

“你们……笑什么？”我莫名其妙，下意识地看了看身上的衣服。有一回，也是这样匆匆忙忙，我把外衣穿反了，进了茶楼，自己浑然不知，惹得他们哄堂大笑。

“来来来，来喝茶。”人民日报资深记者老匡拎着茶壶给我斟茶。

坐在对面的小耿是中国青年报的，是一个最调皮的活跃分子。他用筷子点着我，调侃地说：“老罗，你可是中了头彩，今天你得请客。”

“请客不成问题，可总得有个由头。你们在搞什么鬼名堂？”

我越是追问，他们越是笑而不答，但我觉察出他们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瞒着我。



笑闹了一阵，老成持重的老匡收敛笑容道：“老罗，听说这些日子你采访了章石山。你是不是打算把他树为科技战线的先进典型？”

“什么时间见报？”老匡接着又问。

本来，新闻界的一大忌讳，是刺探同行的业务秘密。同行是冤家嘛！尽管彼此关系不错，可是涉及具体业务还是互相保密的。

但是，今天的气氛使我产生了疑惑，老匡不像探听什么秘密，他话中有话。

于是，我便坦白地说，章石山是我从省科技局挖到的一个先进人物典型。此人年富力强，锐意革新。他作为自动化研究所的所长，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外引内联，面向市场，把一个人才外流、人心浮动的研究所办成奋发图强、出人才出成果的先进单位。所以我花了一个多月采访他，准备将章石山树为科技战线的一面旗帜。

我越说越兴奋，索性把我的报道计划和后续报道打算一股脑儿和盘托出。

“现在，全部稿件已发编辑部。老总很满意，准备作为典型在‘七一’期间发表。”我得意洋洋地说。

我的话音刚落，又是一阵哄笑声，甚至将窗外哗哗的雨声盖过了。

我惊愕地望着同行们，不禁涌起从未有过的愤懑。他们这是怎么啦？是有病还是嫉妒？

老匡见我脸色不悦，连忙示意大家别再起哄。

“咱们说正经事吧。老罗，你先吃点。”老匡像个老大哥，将点心碟子推到我面前，神情严肃地说，“老罗，你赶快跟编辑部联系，有关章石山的报道立即撤回。对，你要求撤回原稿最好……”他扫了一眼众人。

“为什么？”我觉得不可思议。

小耿用手指着我：“你呀，还蒙在鼓里。你的那个章石山绝对是个狗屁先进典型，他跑了……”

“不单是他跑了，还带着一个小秘一块儿……”经济日报的老苏接过话茬儿道。

坐在我身旁的老大姐、中央台的刘芬说：“听说他们卷走了数额惊人的巨款。省纪委昨天已经进入自动化所……”

“本年度十大新闻，章石山准保是名列前茅。”小耿笑嘻嘻地讥讽道，“听说他不仅将所里的几百万美元转移到自己的账号上，还把省里给职工盖宿舍的5000万元基建款也全部一扫而光。这家伙心够黑的！”

老苏说：“那还不容易，那个小秘是财务科长，他们勾搭起来，那还不是囊中取物……”

“喂，你们说章石山这家伙能跑到哪儿去？”刘芬问。

“到外国呗，找个地方躲起来，隐姓埋名，那些钱还不够他们俩美美地过一辈子？”小耿拍着凸起的肚皮，“这都是早就精心策划的，说不定护照签证早就弄好了。真他妈的精！”

他们东一句西一句地议论，像是无形的巴掌掴在我的脸上，顿时血液涌上太阳穴。我听不见周围的声音，也不知道他们一个个是怎么离去的。我无地自容，搞了大半辈子新闻，这一次算是栽了。

“老罗，用不着生这么大的气，吸取教训吧，生活就是这样复杂。现在为时还不晚，赶快给编辑部挂电话……”老匡拿着他的手机递给我，诚恳地劝道。我感激地抓住他的手，接着拨通了北京的编辑部，“章石山的报道全部撤销……情况相当复杂……等我调查清楚后再报告……”我有气无力地喊着。

我白费了一个月的功夫，白天黑夜地采访，耗尽心血写的报道，就这样扔进了编辑部的废纸篓。这还不算，我还永远无法洗刷编造假典型的坏名声。尽管我的报道并没有产生任何社会影响，可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恐怕要一辈子背上这个黑锅了。

我毫无办法。也许，我交上了华盖运，什么倒霉的事都给我碰上了。

不久，我去北京参加全国地方记者会议。我想这件事瞒是瞒不过去的，不如自己争取主动，作一番深刻的检查，借此机会我也提出调回北京的请求。我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由于我的失误，不仅败坏了通讯社的名誉，我也不合适在S城当驻外记者。当然，我心里埋藏的“小九九”早已算计好，我的对象在北京工作，她早就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年底不调回，她就跟我拜拜了。

不料，老奸巨猾的总编辑听完我的一番检查，不但没有板起面孔严肃批评，反而哈哈大笑起来：“小罗呀小罗，你真是小题大做。如今的官场，哪

一个贪官污吏案发之前不是身居要职，头上有许多美丽的光环。你没有听说过吗？‘白鼠黑鼠，逮不着的就是好鼠。’这有什么奇怪？吃咱们这碗新闻饭的，不是算命先生，也不会预测学，只能实事求是，客观报道。他今天是人民的公仆，是优秀人物的典型，咱的笔就歌颂之；他明天是大贪小贪，是蛀虫禄蠹，咱的笔就去揭露之，批判之。这就是新闻的真谛。你这个新闻系的博士，怎么连这点常识都不懂。甭说没有见报，即使见了报，咱们反过来照样能揭露他……”

总编辑一番高论，确实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在惊愕之余，再也不敢提调回北京的“小九九”了。

见我半天没有吱声，总编辑忽然说：“你开完会也不必马上赶回S城，这里有个丝绸之路采访的任务，你去大西北逛一逛吧……”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虽然摸不透老总的意图，不过心想，借此机会去一趟大西北，也未尝不是一桩美差。我也想换换心境，从那桩走麦城的阴影中走出来。

于是，开完记者会议，我就买了机票。几天后我已置身于大漠风沙的大西北了……

二

当我披着戈壁沙漠的仆仆风尘回到S城时，台风频繁的夏天转瞬即逝，又到了秋高气爽的宜人时节。回到S城次日，我照老规矩早早儿去了茶楼，吃早茶倒在其次，探听探听这些日子的新闻却是我的本意。

我不否认，我是一个容易健忘的人。当我跋涉在富有西部情调的塔里木河畔的绿洲之中，忘情于吐鲁番的葡萄美酒和令人销魂的草原之夜，我早已将S城留在记忆中的种种不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什么自动化所，什么章石

山的携款外逃……都像遥远的外星球发生的事件一样与我无关。我根本不去想它，也懒得去动脑筋折磨自己，我真希望从大脑的记忆中彻底消除它的信息，像抹掉电脑中的信息垃圾一样。

可是，我想得过于天真。我越是企图绕开的事情，偏偏又像爱捉弄人的魔鬼赶也赶不走，转眼之间又缠住我不放了。

这天该来的常客一个不少，奇怪的是，平时有说有笑的无冕之王们，今天却一个个无精打采、神色疲惫，仿佛是从战场上下来的败兵。一向乐呵呵的小耿也是一副霜打的样子，提不起精神。

“你们这是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儿……”落座后我小心翼翼地问。

“甭提啦！还是你小子有福气，到吐鲁番跟小妞儿弹冬不拉去了，我们哥们儿这几个月算是白忙了……”小耿的嘴巴老没正经，让你听不出要领。

我没理他，转脸去问别人，可他们一个个愁眉苦脸，不是摇头就是唉声叹气。

在我的不断催问下，老匡向我透露了底细——

我离开S城的这几个月，这帮神通广大的记者们一心扑在章石山伙同杨翠翠卷款潜逃的大案上。他们认为这是个轰动全国的反面典型，所以决心抱个金娃娃，不搞则已，一搞就要一炮打响。几家新闻单位一反过去各自为战的老办法，采取联合行动，派出精兵强将，深入采访，然后各新闻媒体在同一时刻，披露这一反腐败的重大战果。他们的报道计划据说得到了上面的首肯。

岂料，案情扑朔迷离，进展极不顺利。尽管省纪委一名书记亲自挂帅，派遣了阵容强大的专案组，公安厅通过国际刑警总部发出通缉令，然而，忙了几个月，不仅毫无头绪，章石山和那个小妖精却像蒸发了一样从地球上消失了。

抓不到案犯，卷走的巨款没有下落，甚至连案犯是如何潜逃的都一无所知，这宗大案要案怎么了结？又如何向大为震怒的上面交代？不仅专案组陷

入困境，参与采访的记者们也进退两难。放弃吧，几个月的调查岂不是白费；不放弃吧，省纪委又不让发表片言只字，因为案犯下落不明，赃款不知去向，无法向公众交代。看来，自动化所的大案钻进了死胡同。

本来就精瘦的老匡，眼眶发黑，一筹莫展地说：“这宗案子的前前后后疑点太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据多方调查，6月18日这天，正是姬娜台风登陆的第一天，狂风暴雨袭击省城。由于天气恶劣，机场关闭，港口的船只全部躲进防波堤内避风，航运中断，高速公路和汽车客运也临时关闭或停止运营。这样的天气，章石山和杨翠翠是很难逃走的。”

坐在一旁的刘芬补充道：“怪就怪在这里。省公安厅根据多方侦察，6月18日这天，自动化所有很多人见到过章石山和杨翠翠，章石山还到各处检查了办公楼和实验室是否漏雨进水。下班后他的办公室一直亮着灯光。守大门的刘大爷看见章石山和杨翠翠的自行车还在车棚里。就在这天晚上12点差一刻，省公安厅根据掌握的情况决定逮捕章石山，几路人马将自动化所和章石山的住所包围，可是，已经晚了一步，他早已不知去向。办公室、住宅，都已没有他的踪影。第二天，发现杨翠翠也失踪了……”

“问题是他们恰恰就在台风之夜逃跑了。”小耿急赤白脸地说，“专案组一帮人查封了自动化所的账，结果令人大为沮丧。自动化所老少爷们盼了多年的宿舍楼基建款，总共4800万元不翼而飞。这还不算，还有275万美元的科研课题费也不见踪影。据查中国银行的账号，早在3天前被杨翠翠转移到一个神秘的账号上，那是她的私人户头。他妈的，他们把自动化所掏空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大体勾勒出这宗疑案的来龙去脉。我理解他们的沮丧和失望。新闻这碗饭，也不是局外人看来那么好吃的。我对此深有体会。

说实话，对这宗案子，我表面上若无其事，也不发表任何评论——因为我忘不了上次采访章石山的惨痛教训，也不想凑热闹过问这个棘手的案子，可是我的内心深处，不知怎的，却无法摆脱这个案子的诱惑。

也许是记者职业的劣根性吧，整整一天，不论是出席一家电信公司的新闻发布会，还是回到驻地写稿子，我都魂不守舍。越是不想理会章石山的案子，潜意识越是顽强地按自己的思维逻辑驱动我的肢体。当天晚上，我就鬼使神差似的开着桑塔纳，身不由己地穿行在S城的大街小巷。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也不清楚自己的目标何在。等我清醒过来，我发现车已停在自动化所那扇铁栅栏的大门外面了。

看门的刘大爷几乎连问都没问就给我开了大门。几个月前的采访，我熟悉所里的上上下下，这里的每间实验室我都了如指掌。桑塔纳驶入院中，我径直走进灯火辉煌的实验楼。我知道，这些可敬可爱的科学家们，不管外面的天气如何，也不管他们的所长卷款潜逃，仍然白天黑夜探索科学的奥秘——他们不愧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我像梦游者一样到处转悠，没有遇见一个人。最后我踏着一级级石阶，轻车熟路地找到实验楼的地下室，在一扇油漆斑驳的木门前站住了。

我举起右手，用力地捶打那扇木门。

半晌，里面有人问：“谁？”

我声嘶力竭地通报自己的姓名。“开门吧，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故意说得很轻松。

那扇木门闪开一条缝，接着很不情愿地打开一半。里面的人咕哝着：“你这么晚来干吗……”

我用手顶开门，随即回敬了一句：“你不欢迎我？那我马上就走。”

“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乱七八糟的，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他嗫嚅道，一面从我身后赶紧将门关上。

他是个精瘦干瘪的人，灰白的头发如一团蓬松的乱草，瘦削的脸上颧骨高高的，嵌着一对黯然无神的小眼睛。那双眼睛仿佛紧闭的窗户，多半时间眯缝着，但偶尔也会像相机的闪光灯，闪动狡黠而令人难以捉摸的目光。

他叫程风——在自动化所，人们背地里叫他“程疯子”。

我对程风的印象特别深，多半是因为他的绰号引起的。上回采访，也从侧面听说不少他的轶闻趣事。他其貌不扬，却是个聪明透顶的怪才，老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通晓五国文字。虽然年过半百，还是孤家寡人。据说年轻时也谈过不少对象，但头一次见面就把人家姑娘吓跑了，因为他开口闭口爱因斯坦相对论、宇宙大爆炸什么的，谁愿意跟这么一个书呆子谈情说爱呢？

前些年所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考虑到他年纪不小，决定分给他一套一居室的单元宿舍。他不但不领情，反而坚决拒绝，偏偏指名要一间阴暗潮湿不见阳光的地下室。他的理由是那里既可以作实验室又可当宿舍，每天可以节省4个小时消耗在路上的时间。这就难怪人家背地里叫他“程疯子”，说

他的神经系统肯定出了毛病。最要命的是他的科技课题，没有人知道他白天黑夜在鼓捣什么。你问他吧，他跟你翻白眼，说你们根本不懂，说也是对牛弹琴；你不问他吧，他吵着闹着申请科研经费，说他的发明是划时代的重大成果。

程风就是这么一个不可理喻的怪人！

这间地下室是里外相通的房子，原先是堆杂物的库房，一年四季泛出一股无法形容的霉味。外间很小，只

